

# 沙汀文集

第六卷·报告文学

散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354616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袁银昌

## 沙汀文集

第六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75 插页 4 精 7 字数 42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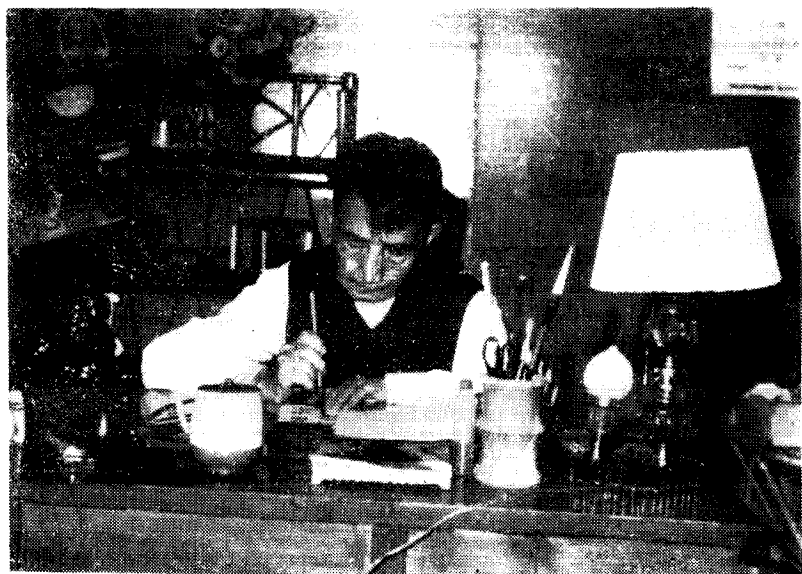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平装 1-900册 精装 1-350册

ISBN 7-5321-0615-2/I·491 定价：(平装) 8.00元

ISBN 7-5321-0616-0/I·492 定价：(精装) 11.30元

登记证号：(沪)103



在巴黎的伏尔泰咖啡馆里

## 第六卷说明

收入本卷的作品可统称为散文，长短共计六十一篇。为使脉络清楚，将它们粗略地分为四组 即：

第一组大型报告文学《记贺龙》。它曾先后以《随军散记——我所见之一个民族战士的素描——他在前线的生活，他的经历和他的故事》、《我所见之贺龙将军》、《记贺龙》为书名多次出版单行本，一直畅销不衰。本卷选自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沙汀选集》第四卷。

第二三两组是日记《敌后七十五天》和十四篇《敌后琐记》。它们都记于一九三八、三九年。其时，作者随贺龙将军的一二〇师，到了晋西北和冀中前线。作者每天都写日记和杂记。《敌后七十五天》是近年来根据当时的日记整理出版的，本书采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版单行本。十四篇琐记的《过去》等八篇选自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涓埃集》，其余六篇录自当年的报刊。

第四组是散文、特写，共四十五篇。最早的写于三十年代，最晚的作于八十年代。全部录自各种报刊。

作者和编者对全书文字作了校订。

编 者

一九八九年三月

## 第六卷 目 录

### 报告文学

- 记贺龙 ..... 3

### 日记

- 敌后七十五天 .....125

### 敌后琐记

- 一段日记 .....239  
在史家庄 .....242  
在侯家坞 .....246  
一个游击队的故事 .....252  
过去 .....254  
小鬼 .....261  
老乡们 .....269  
同志间 .....279  
游击县长 .....290

事实胜于雄辩 .....	302
利之所在 .....	313
知识分子 .....	316
民主政治 .....	326
通过封锁线 .....	338

## 散文、特写

巫山 .....	353
好吃船 .....	357
喝早茶的人 .....	361
贾汤罐 .....	364
女巫之家 .....	368
这不比强盗更可恶么! .....	373
用不着忏悔 .....	378
P 医院碰壁记 .....	380
进一步的希望 .....	383
想不得 .....	384
一伤兵 .....	386
——沪战回忆琐记之四	
同难小记 .....	390
送穆老太太进医院 .....	394
慰问抗战军人家属小记 .....	397
由桑镇到成都 .....	400

贺龙将军印象记 .....	405
我的呼吁 .....	414
继续搜捕不要让一个坏蛋漏网 .....	416
我参加了土改工作 .....	418
关于邵祖平污蔑鲁迅先生的事件 .....	425
迎接西南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 .....	427
对坏分子宽大就是纵容他们继续作恶 .....	429
——四川灌县聚凉乡视察纪要	
胡兆坤找到了自己的岗位 .....	433
迎接祖国的伟大节日 .....	441
卢家秀 .....	444
么木匠的故事 .....	454
柳永慧 .....	464
炮工班长冯少青 .....	476
范桂花 .....	489
廖老娘 .....	499
乔迁之喜 .....	507
一个建设山区的共产党员 .....	512
——七十七岁老人陈镜田印象记	
这就是战斗 .....	520
——访李光进同志	
在一个耕作区主任家里 .....	530

祝日本人民乘胜前进 .....	539
记老共青团员周尚明同志 .....	542
洪唯元 .....	546
沉痛的悼念 .....	571
——纪念贺龙同志逝世八周年	
回忆贺龙同志 .....	581
贺龙同志，我永远不会忘记 .....	592
——纪念贺龙同志逝世十周年	
我所知道的“二·一六”惨案 .....	602
祝贺《妇女生活》的创刊 .....	604
怀念杨伯恺同志 .....	607
杨伯恺烈士在辛垦书店的情况回忆 .....	609



# 报告文学



## 记 贺 龙

### 一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个晴朗的融雪日子，我们“鲁艺”一部分同学，还有何其芳同志，跟随贺龙同志一道从延安出发，到晋西北去。因为机器出了毛病，出发时我们乘的一辆车开得最迟，当下午三点钟到达青化砭时，贺龙同志已经歇下来好久了。

青化砭离延安七十里，是一个高踞在山道边的小小村落，只有二、三十户人家。贺龙同志正站在路当中和一个青年农民攀谈。那个矮小而又瘦削的农民，一面编织着那种恰和北方人豪迈性格相称的羊毛板带，一面回答着他的询问。这些询问，多半是关于编织毛织物的技术知识的。最后，贺龙同志把那尚未完工的羊毛板带拿过来，学着编织了一阵。那些围绕着他的干部、小孩子和头缠毛巾的朴实农民，全都忍不住笑起来。

我想，不同群众接触，在他显然是不可能的，好在他的精力也容许他这样做。当我弄好住处，他又在和“鲁艺”的同志们闲谈了。他披着一件短短的灰布羊皮大氅、站在山道的边沿

上，在他的身后是一列一望无际的高原地带的峰峦，在落照中看起来很迷人；但真正吸引那批青年人的，却是他那关于前线生活的叙述。从他的叙述看来，战争并不可怕，因为即或是在离敌人十里路远近的地区，战士们也一样生活得很好，上着文化课和玩着种种球类。

于是有人，大约是“鲁艺”戏剧系的同学莫耶，一个在都市里长大的女同志，惊问道：

“那么，敌人的飞机来了呢？”

“来它的呀。”

“扔起炸弹来呢？”另一个女同学接着问，更加显得纳罕。

“它扔炸弹吗，”贺龙同志微笑着，照旧用他那种满不在乎的调子答道，“它扔炸弹，你会往防空洞里躲呀。这是消极的，——积极的办法是拿起枪打。”

他很巧妙地做了一个举起枪对空瞄准的姿势。

“你们不要担心，”接着，他又充满关心地说，“将来到火线上，我可以派队伍保护你们；只要一班人就够了。你们要搞清楚，我们班把人经常同敌人的大队伍碰呢。象那类山嘴子上呀，你好生隐蔽起，敌人一来，就扔他几个手榴弹！……”

他的叙述生动而又恳切；还一面比着手势，一面眯着他那富有表情的眼睛。于是我们这些对于战争还多少抱点恐怖的外行，不但有了信心，而且衷心地笑了。然而，我们还有别种别样的顾虑，虽然其中许多是从他那种有问必答，不嫌麻烦的解释来的。他的知识广博，也是同学们喜欢向他发问的原因之一。不管你是怎样的疑难，好象只要经他点醒，人便无须把它搁在心坎上了。

在所有的询问中，有人提到晋西北的莜麦。这点担心，可以说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因为出发之前，就有人警告过我们，要我们当心自己的胃口。并且还为我们描绘了一幕悲喜剧：一个初到岢岚工作的同志，因为放肆了一点，多吃了一些，当天深夜，便被那种山地居民的主要食品夺去了生命。

然而，当那位细心的同志快要结束他的发问的时候，贺龙同志却不以为然地大笑了，说道：

“这有什么要紧！你只要懂得吃莜麦的规矩，就成了呀：醋，辣椒，热炕。并且莜麦并不难吃！你可以向老百姓买米，买面，要买他的莜麦，那可不成。同志！不要小看它吧！”

他的脸上略略带点孩子气的骄傲，摸出烟斗，抽起烟来。

然而，我们的询问是并不因为他的吸烟就停止的，他也毫不以为我们的问题琐碎而显得厌倦。他耐心地告诉了我们一些沿途的情形，风习和掌故，而最重要的是，到了米脂，中国古代美人貂蝉的降生地以后，我们每个人便有一匹马了。部队上已经分派了几十匹马在那里等候我们。

在谈到这种他生平特别喜爱的动物的时候，他又不免着实夸奖了它们一番，并且嘲笑了一通一般市面上一部分常见的马匹。

“让我形容起你们看吧，”他接着说，颇感兴会地仔细描摹起来，“头这样一搭搭起，腿子是这样的，屁股溜尖，你要不打下两下子呀，它就连动都不晓得动。给你们讲，要我是一个文学家么，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写它一两千字！”

他的精彩刻划惹得我们大笑起来。其间有人担心冬天骑马太冷。他回答对方道：

“那有什么！棉裤一穿，棉袜子一穿，外套这样子一搂，包管你一点也不感觉冷了。”

我们一直谈到天黑时才分手。但是半点钟后，我同其芳又同他围坐在一张矮小的圆桌旁了。这圆桌是摆在地上的，几块木板算是凳子。同座的还有我们一位老乡，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联络参谋陈宏模。这个人到解放区的险恶用心是十分明显的，贺龙同志的谈话因而非常慎重。因为恰巧我们三个都是四川人，贺龙同志早年又在四川住过很久，所以我们一面吃着面条烧饼，一面自然而然地谈起我们的“堪察加”<sup>①</sup>来。我和其芳告诉他一些抗战后的四川情形，以及一部分混蛋经常用飞机从烽火连天的上海接妓女到重庆、成都胡闹的恶行。

贺龙同志静静地倾听着，随即叫骂了一句粗话，深深地叹息了。

“你们说，这些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进步呀？”

他发出苦笑，追问着，随又沉思似地回答着自己：

“我看要让日本人轰几大炮才成。”

于是我们的会餐变成了不大快活的会餐，至少没有先前那样活跃和愉快了。我们彼此都感觉有点沉闷。如果没有那位联络参谋在座，这点沉闷，是会爆发成为愤怒和申斥的。忽然，房主人高大的身影出现在窑洞门口，贺龙同志眉宇间又复闪烁着微笑了。那是个老太婆，行动矫健，一双眼睛灼灼有光。

贺龙同志用筷子指点着盛面的瓦盆，亲切地招呼她道：

---

<sup>①</sup> 堪察加：苏联最大的半岛，在亚洲东北部。十月革命后苏联遭到帝国主义进攻时，列宁曾说：我们就是退到堪察加也要抵抗到底。因而引申为“后方”。

“快来盛起吃吧！还多得很啊。”

“吃过了，同志！”

“至少也要吃一碗才对。”

“早吃过了。”

“那么吃两个饼子好吧？”

他拿起两个饼子，让警卫员递过去。

## 二

和我们一道同行的，除了“鲁艺”的三个女同学而外，还有两个妇女同志，全都是四川人，其中一个，贺龙同志叫她做“耗子”，矮矮的，戴着一顶肉桂色鸟打帽。因为丈夫在杨家结台工作，中途便下车了。另一个却要一直同我们去岚县工作，贺龙同志对她十分关切，年龄有二十岁左右。

这位女同志是四川巴州人，十五六岁时，便随着红四方面军经历过雪山和草地了。她新近才从延安的卫生学校毕业。小个子，眼睛大胆得很，恰同她那矫捷的举止相称。她回岚县的另一个目的，是同师部的卫生处长结婚。

当从米脂出发的时候，我们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直没有见着十分关切她的贺龙同志。但当我们正在一条傍河的山道上缓缓前进的时候，一阵马蹄的繁响，忽然从背后掩盖过来，有如急风骤雨。

最先超过我们的是贺龙同志的大青马。他急驰着，一面转过脸来对那位巴州女同志嚷道：

“赶紧跟上来保护老子呀！——有一把小刀子就成了！”

他把帽子戴得略高一点，大衣的前襟飘扬着，而他骑在马

上的宽大结实的身躯，就象岩石一样坚定。他的脸色比平日更红润，胡髭更黑，脸上的轮廓也比平日更显著了。在这种情景下，我似乎更加认识了他那种性格上阔大不羁的特点。他嚷叫着，带着一种感情洋溢的嘻笑。他的身影逐渐在北方的尘雾中隐没了。

可是我们的女英雄并没有紧跟上去。我们都是骑老实马的，加之，这一天要赶一百五十里路。当我们到达吕家坪的时候，天已经黑尽了。一个在路边守望我们的老乡，把我们引到门口燃着一支鱼烛的院子里去。院内屋檐边摆着一张破旧的方桌，贺龙同志立刻招呼我们过去，让我们大吃他的陕北红枣和得自敌人的咖啡。这时候他的态度显得十分悠闲。

其时，他正在和一批先到的同志谈着他的另一匹大青马；当我们分别坐下，他又继续说起来了。

“不但是跑得好，”他向我们投着严肃的视线，“它还很有德义呢！比如你前面有人这样躺起，它就停下来不走了。翻大雪山的时候，靠它救了多少命啊！至少五六十条。每一次总是好几个人，尾巴上、颈项上都拖得有，我自己还一手提一个：就这样往返了好几回。要不然死的人会更多些。山又高又大，又冷，空气很稀薄，身体坏一点的，还没有喘过气，倒下去就死了。”

片刻不大自然的沉默之后，有谁问起这匹牲口的踪迹。

“后来给猴子偷走了。”

他率然地回答着；而一发觉大家惊奇的眼光，就又立刻加以解释：

“这在西康是常有的事呢。天天看见藏族同胞骑马，军队骑马，它也懂得骑马了呀。”



兵站部丰盛的餐食端出来了。用饭过后，虽然饱食和长途行军的疲劳使我们渴想睡眠，渴想休息，但是，整好被褥，我们又陆续走进贺龙同志的卧室里去了。

那里已经有五六位同志，正在喝茶。巴州同志的位置离他最近，她捧着茶杯，全身靠在一张壁柜上面。而贺龙同志自己则占据着方桌的一面，手拐支撑在桌面上，整洁的手指间夹着一支叶子烟卷。

他正在和那位女同志谈话，轻言细语，带着父亲般的挂虑。非常明显，在这需要人们付出全部精力的战争年代，又还那样年轻，他是不赞成她现在就结婚的。

“将来养了孩子，单是生活就够你麻烦了，还谈得上什么工作？……”

他忽然停下来不讲了。这也许由于他警觉出来，在众多生人面前批评到个人的私事不怎么合适吧。他默默吸着烟斗，而他那明澈的眼睛略略浮上一层忧郁。

但是，沉默一会，在向“鲁艺”的几个男女同学投过亲切的一瞥之后，他又就一般恋爱问题发起议论来了。这对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青年说来，确也必要。

他从容不迫地讲说着，正象一个慈祥的长辈一样。因为他所用的是活的经验和活的语言，所以，富有教育意义，却又没有教条味。他极力反对“一杯水主义”，说那样对工作对个人都是极有害的，没有任何好处。并且坚决主张政治信仰的一致应该是男女结合的大前提，其次是互相自爱：“不要拆烂污！”他十分鄙弃地说。

他的话语看来已经完了，但他忽然又带点嘲讽，用那种说